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上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荀子著書上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漢書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

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銒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

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説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説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

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奥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

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
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
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
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姦也知
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
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
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
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

能必讓然後為徳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寛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曽是莫聴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

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蹤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巳能為可信不能使

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嵬其冠絻

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嵬也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勸學君子曰學
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
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
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

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
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
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
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
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

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名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

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水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

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

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飧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

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

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修身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

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

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

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照之以禍災愚欵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

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襍汙横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兑而不曲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録横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絶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

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

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温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

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

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畧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榮辱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屛

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
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
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
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
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
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
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鬬者

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下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

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鯈鉌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

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

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修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悌原慤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説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

其定取舍楛侵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辯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

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

小人道其怪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

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

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告

之示之靡之儇之鉛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

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沠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熟修

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

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
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
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
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
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
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
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解蔽凡人之患
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黒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

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

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宫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

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
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
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
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與管仲齊召公吕望仁智且不
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
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
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
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

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欲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經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由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内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

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

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

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
害此一謂之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
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未得
道而求道者謂之虚一而静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虚則
入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静則察知道察知道
行體道者也虚一而静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
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
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

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刼而使墨云形可刼而使詘申心不可刼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

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衆

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
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
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
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
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
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
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
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

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

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鼓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茍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

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巳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統其類類以務象効

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

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

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

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

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竒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竒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竒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縁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

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

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

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

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

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埶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知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

名以諭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

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

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

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

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

之所顧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

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問而嗛之則

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蕉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與其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槀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

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巳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

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

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

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

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夫

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

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

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

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

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别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

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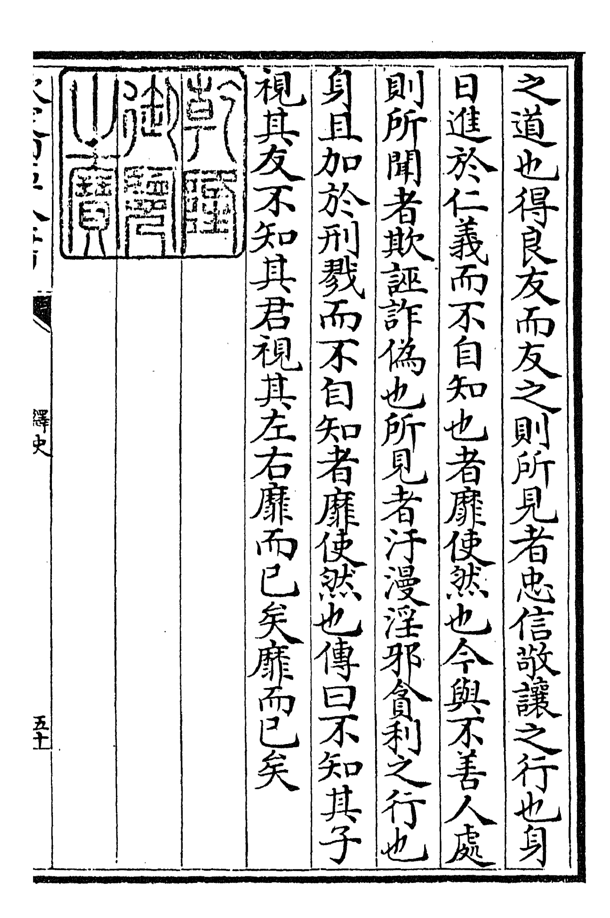
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懸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

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然則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則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

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折速粹

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

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録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纎離緑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



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下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下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荀子著書下

荀子禮論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

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别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頀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

然後秉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説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

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
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
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壊
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
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
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
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
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

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羮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羮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羮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

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一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

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
擅作典制辟陋之説入焉而喪其理誠髙矣暴慢恣睢
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
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
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
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

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按上史記禮書采用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

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

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

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

也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慼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故說豫娩澤憂慼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

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經
非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檖貌
越席牀笫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
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
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
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為之君子
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
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説褻衣襲三稱

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髻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縱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

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壙壠其須象室屋也棺椁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抗折其須以象槾茨番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

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一段已見禮記三年問篇今不録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

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措之遷徙之離宫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

志意思慕之情也惮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惮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鐘鼓管

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萷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

惮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

是君子之所以為惮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

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惮詭其所敦惡之

文也卜筮視日齊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

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正論

世俗之為説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王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强易使則公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

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強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

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

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昌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

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説也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世俗之為説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

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以没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

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

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乗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以養耳三公乗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

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

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兹華覲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

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彊國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耶已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彼國者

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

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黚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刼則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

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

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宮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安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

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絶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之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

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

也陶誕比周以相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棄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

欲壽而殁頸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焉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視可司閒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

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與胡貊為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栢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内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

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矣假令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

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
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
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
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
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
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
甚有其諰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
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

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

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為之分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

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佗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

此無佗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

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

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頼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

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

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

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

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

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

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来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湫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

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僃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故華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

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
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雖欲無明
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
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
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
俗儉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
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
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

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耶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

治亂臧否至於彊易而端已見矣其堠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

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寛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

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伐其本

竭其源而弁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䕺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將修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説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茍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

者否則國安于盤石壽于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

馬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負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

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議兵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要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固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

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劫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兊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若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又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

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禄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

者彊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

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威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

脅則制天下小脅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脅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孝

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其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

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使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灼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謳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大畧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

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諸侯名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名之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聘人以珪問人以璧名人以瑗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則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

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絶矣絶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先

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顔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陜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雨小漢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

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成相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

禍曷謂罷國明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内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武王怒師牧野紂則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剖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

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
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
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
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
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修之吉
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
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世
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

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尚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

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江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為輔

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
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
必張顧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
無災患難哉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
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
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昬莫不終極
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
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

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

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漢書成相雜辭十一篇。逸周書周祝解最類此篇不知何人所作附載於此 周書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為身災讙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

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彼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獂有蚤而不敢以撅勢居小者不能為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夫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暑火之燀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

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為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

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為之君舉其修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奇與弘深古詩之流也惜有訛字未詳

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

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之亂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寛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搶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

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窕入郄穴而

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

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横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徳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

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瑶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刁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佹詩　漢書

荀卿賦十篇

戰國策客説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説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

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姧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兑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娵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禹錄荀況在嵩溪作一禹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下